



卷八五·卷一三〇

晋书

简体字本



中华书局

晋书卷八十五

列传第五十五

刘 毅 兄迈

刘毅字希乐，彭城沛人也。曾祖距，广陵相。叔父镇，左光禄大夫。毅少有大志，不修家人产业，仕为州从事，桓弘以为中兵参军属。

桓玄篡位，毅与刘裕、何无忌、魏咏之等起义兵，密谋讨玄，毅讨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、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。裕率毅等至竹里，玄使其将皇甫敷、吴甫之北距义军，遇之于江乘，临阵斩甫之，进至罗落桥，又斩敷首。玄大惧，使桓谦、何澹之屯覆舟山。毅等军至蒋山，裕使羸弱登山，多张旗帜，玄不之测，益以危惧。谦等士卒多北府人，素憎伏裕，莫敢出斗。裕与毅等分为数队，进突谦阵，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。时东北风急，义军放火，烟尘张天，鼓噪之音震惊京邑，谦等诸军一时奔散。

玄既西走，裕以毅为冠军将军、青州刺史，与何无忌、刘道规躡玄。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，毅与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等追及玄，战于峥嵘洲。毅乘风纵火，尽锐争先，玄众大溃，烧輜重夜走。玄将郭铨、刘雅等袭陷寻阳，^{〔1〕}毅遣武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。

及玄死，桓振、桓谦复聚众距毅于灵溪。玄将冯该以兵会于振，毅进击，为振所败，退次寻阳，坐免官，寻原之。刘裕命何无忌受毅节度，无忌以督摄为烦，辄便解统。毅疾无忌专擅，免其琅邪内史，以辅国将军摄军事，无忌遂与毅不平。毅唯自引咎，时论黜之。毅复与道规发寻阳。桓亮自号江州刺史，遣刘敬宣击走之。毅军次夏口。时振党冯该

成大岸，孟山图据鲁城，桓山客守偃月垒，^[2]众合万人，连舰二岸，水陆相援。毅督众军进讨，未至夏口，遇风飘没千余人。毅与刘怀肃、索邈等攻鲁城，道规攻偃月垒，何无忌与檀祗列舰于中流，以防越逸。毅躬贯甲冑，陵城半日而二垒俱溃，生擒山客，而冯该遁走。毅进平巴陵。以毅为使持节、兖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毅号令严整，所经墟邑，百姓安悦。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，袭襄阳，破桓蔚。毅等诸军次江陵之马头。振拥乘舆，出营江津。宗之又破伪将温楷，振自击宗之。毅因率无忌、道规等诸军破冯该于豫章口，推锋而进，遂入江陵。振闻城陷，与谦北走，乘舆反正，毅执玄党卞范之、羊僧寿、夏侯崇之、桓道恭等，皆斩之。桓振复与苻宏自郢城袭陷江陵，与刘怀肃相持。毅遣部将击振，杀之，并斩伪辅国将军桓珍。毅又攻拔迁陵，斩玄太守刘叔祖于临嶂。其餘拥众假号以十数，皆讨平之。二州既平，以毅为抚军将军。时刁预等作乱，屯于湘中，毅遣将分讨，皆灭之。

初，毅丁忧在家，及义旗初兴，遂墨经从事。至是，军役渐宁，上表乞还京口，以终丧礼，曰：“弘道为国者，理尽于仁孝。诉穷归天者，莫甚于丧亲。但臣凡庸，本无感慨，不能陨越，故其宜耳。往年国难滔天，故志竭愚忠，颯然苟存。去春銮驾回轸，而狂狡未灭，虽奸凶时臬，餘烬窜伏，威怀寡方，文武劳弊，微情未申，顾景悲愤。今皇威遐肃，海内清荡，臣穷毒艰秽，亦已具于圣听。兼羸患滋甚，众疾互动，如今寝顿无复人理。臣之情也，本不甘生；语其事也，亦可以没。乞赐餘骸，终其丘垅，庶几忠孝之道获宥于圣世。”不许。诏以毅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、^[3]豫州刺史，持节、将军、常侍如故，本府文武悉令西属。以匡复功，封南平郡开国公，兼都督宣城军事，给鼓吹一部。梁州刺史刘稚反，毅遣将讨擒之。初，桓玄于南州起斋，悉画盘龙于其上，号为盘龙斋。毅小字盘龙，至是，遂居之。俄进拜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及何无忌为卢循所败，贼军乘胜而进，朝廷震骇。毅具舟船讨之，将发，而疾笃，内外失色。朝议欲奉乘舆北就中军刘裕，会毅疾瘳，将率

军南征，裕与毅书曰：“吾往与妖贼战，晓其变态。今修船垂毕，将居前扑之。克平之日，上流之任皆以相委。”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。毅大怒，谓藩曰：“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，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！”投书于地。遂以舟师二万发姑孰。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邺，^[4]报卢循曰“刘毅兵重，成败系此一战，宜并力距之。”循乃引兵发巴陵，与道覆连旗而下。毅次于桑落洲，与贼战，败绩，弃船，以数百人步走，余众皆为贼所虏，輜重盈积，皆弃之。毅走，经涉蛮晋，饥困死亡，至者十二三。参军羊邃竭力营护之，仅而获免。刘裕深慰勉之，复其本职。毅乃以邃为咨议参军。

及裕讨循，诏毅知内外留事。毅以丧师，乞解任，降为后将军。寻转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都督。毅上表曰：

臣闻天以盈虚为运，政以损益为道。时否而政不革，人凋而事不损，则无以救急病于已危，拯涂炭于将绝。自顷戎车屡骇，干戈溢境，所统江州，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，自桓玄以来，驱蹙残败，至乃男不被养，女无匹对，逃亡去就，不避幽深，自非财殫力竭，无以至此。若不曲心矜理，有所厘改，则靡遗之叹奄焉必及。

夫设官分职，军国殊用，牧养以息务为大，武略以济事为先。兼而领之，盖出于权事，因藉既久，遂似常体。江州在腹心之内，凭接扬豫，藩屏所倚，实为重复。昔胡寇纵逸，朔马临江，抗御之宜，盖权尔耳。今江左区区，户不盈数十万，地不逾数千里，而统旅鳞次，未获减息，大而言之，足为国耻。况乃地无虞，而犹置军府文武将佐，资费非要，岂所谓经国大情，扬汤去火者哉！自州郡边江，^[5]百姓辽落，加邮亭险阨，畏阻风波，转输往复，恒有淹废，又非所谓因其所利以济其弊者也。愚谓宜解军府，移镇豫章，处十郡之中，厉简惠之政，比及数年，可有生气。且属县凋散，示有所存，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，亦谓应随宜并合以简众费。刺史庾悦，自莅莅以来，甚有恤隐之诚，但纲维不革，自非纲目所理。寻阳接蛮，宜示有遏防，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。

于是解悦，毅移镇豫章，遣其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。^[6]俄进毅为都督

荆宁秦雍四州之河东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四郡诸军事、^[7]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持节、公如故。毅表荆州编户不盈十万，器械索然。广州虽凋残，犹出丹漆之用，请依先准。于是加督交、广二州。

毅至江陵，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，留而不遣，又告疾困，请藩为副。刘裕以毅贰于己，乃奏之。安帝下诏曰：“刘毅傲很凶戾，履霜日久，中间覆败，宜即显戮。晋法含弘，复蒙宠授。曾不思愆内讼，怨望滋甚。赖宰辅藏疾，特加遵养，遂复推轂陝西，宠荣隆泰，庶能洗心感遇，革音改意。而长恶不悛，志为奸宄，陵上虐下，纵逸无度。既解督任，江州非复所统，而辄徙兵众，略取军资，驱斥旧戍，厚树亲党。西府二局，文武盈万，悉皆割留，曾无片言。肆心恣欲，罔顾天朝。又与从弟藩远相影响，招聚剽狡，缮甲阻兵，外托省疾，实规伺隙，同恶相济，图会荆郢。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，超蒙殊遇，而轻佻躁脱，职为乱阶，扇动内外，连谋万里，是而可忍，孰不可怀！”乃诛藩、混。

刘裕自率众讨毅，命王弘、王镇恶、蒯恩等率军至豫章口，^[8]于江津幡舟而进。毅参军朱显之逢镇恶，以所统千人赴毅。镇恶等攻陷外城，毅守内城，精锐尚数千人，战至日昃，镇恶以裕书示城内，毅怒，不发书而焚之。毅冀有外救，督士卒力战。众知裕至，莫有斗心。既暮，镇恶焚诸门，齐力攻之，毅众乃散。毅自北门单骑而走，去江陵二十里而缢。经宿，居人以告，乃斩于市，子侄皆伏诛。毅兄模奔于襄阳，鲁宗之斩送之。

毅刚猛沈断，而专肆很愎，与刘裕协成大业，而功居其次，深自矜伐，不相推伏。及居方岳，常快快不得志，裕每柔而顺之。毅骄纵滋甚，每览史籍，至蒯相如降屈于廉颇，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。尝云：“恨不遇刘项，与之争中原。”又谓郗僧施曰：“昔刘备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。今吾与足下虽才非古贤，而事同斯言。”众咸恶其陵傲不逊。及败于桑落，知物情去己，弥复愤激。初，裕征卢循，凯归，帝大宴于西池，有诏赋诗。毅诗云：“六国多雄士，正始出风流。”自知武功不竞，故示文雅有馀也。后于东府聚搏菹大掷，一判应至数百万，余人并黑绁以还，唯刘裕及毅

在后。毅次掷得雉，大喜，褰衣绕床，叫谓同坐曰：“非不能卢，不事此耳。”裕恶之，因授五木久之，曰：“老兄试为卿答。”既而四子俱黑，其一子转跃未定，裕厉声喝之，即成卢焉。毅意殊不快，然素黑，其面如铁色焉，而乃和言曰：“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！”既出西藩，虽上流分陕，而顿失内权，又颇自嫌事计，故欲擅其威强，伺隙图裕，以至于败。

初，江州刺史庾悦，隆安中为司徒长史，曾至京口。毅时甚屯蹇，先就府借东堂与亲故出射。而悦后与僚佐径来诣堂，毅告之曰：“毅辈屯否之人，合一射甚难。君于诸堂并可，望以今日见让。”悦不许。射者皆散，唯毅留射如故。既而悦食鹅，毅求其馀，悦又不答，毅常衔之。义熙中，故夺悦豫章，解其军府，使人微示其旨，悦忿惧而死。毅之褊躁如此。

迈字伯群。少有才干，为殷仲堪中兵参军。桓玄之在江陵，甚豪横，士庶畏之，过于仲堪。玄曾于仲堪厅事前戏马，以稍拟仲堪。迈时在坐，谓玄曰：“马稍有馀，精理不足。”玄自以才雄冠世，而心知外物不许之。仲堪为之失色。玄出，仲堪谓迈曰：“卿乃狂人也！”玄夜遣杀卿，我岂能相救！”迈以正辞折仲堪，而不以为悔。仲堪使迈下都以避之。玄果令追之，迈仅而免祸。后玄得志，迈诣门称谒，玄谓迈曰：“安知不死而敢相见？”迈对曰：“射钩、斩祛，与迈为三，故知不死。”玄甚喜，以为刑狱参军。后为竟陵太守。及毅与刘裕等同谋起义，迈将应之，事泄，为玄所害。

诸 葛 长 民

诸葛长民，琅邪阳都人也。有文武干用，然不持行检，无乡曲之誉。桓玄引为参军平西军事，^[9]寻以贪刻免。及刘裕建义，与之定谋，为扬武将军。从裕讨桓玄，以功拜辅国将军、宣城内史。于时桓歆聚众向历阳，长民击走之，又与刘敬宣破歆于芍陂，封新淦县公，食邑二千五百户，以本官督淮北诸军事，镇山阳。义熙初，慕容超寇下邳，长民遣部将

徐琰击走之，进位使持节、督青扬二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领晋陵太守，镇丹徒，本号及公如故。

及何无忌为徐道覆所害，贼乘胜逼京师，朝廷震骇，长民率众入卫京都，因表曰：“妖贼集船伐木，^[10]而南康相郭澄之隐蔽经年，又深相保明，屡欺无忌，罪合斩刑。”诏原澄之。及卢循之败刘毅也，循与道覆连旗而下，京都危惧，长民劝刘裕权移天子过江。裕不听，令长民与刘毅屯于北陵，以备石头。事平，转督豫州扬州之六郡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领淮南太守。

及裕讨毅，以长民监太尉留府事，诏以甲杖五十人入殿。长民骄纵贪侈，不恤政事，多聚珍宝美色，营建第宅，不知纪极，所在残虐，为百姓所苦。自以多行无礼，恒惧国宪。及刘毅被诛，长民谓所亲曰：“昔年醢彭越，前年杀韩信，祸其至矣！”谋欲为乱，问刘穆之曰：“人间论者谓太尉与我乎不平，其故何也！”穆之曰：“相公西征，老母弱弟委之将军，何谓不平！”长民弟黎民狡佞好利，固劝之曰：“黥彭异体而势不偏全，刘毅之诛，亦诸葛氏之惧，可因裕未还以图之。”长民犹豫未发，既而叹曰：“贫贱常思富贵，富贵必履机危。今日欲为丹徒布衣，岂可得也！”裕深疑之，骆驿继遣輜重兼行而下，前克至日，百司于道候之，辄差其期。既而轻舟径进，潜入东府。明旦，长民闻之，惊而至门，裕伏壮士丁旡于幙中，引长民进语，素所未尽皆说焉。长民悦，旡自后拉而杀之，舆尸付廷尉。使收黎民，黎民骁勇绝人，与捕者苦战而死。小弟幼民为大司马参军，逃于山中，追擒戮之。诸葛氏之诛也，士庶咸恨正刑之晚，若释桎梏焉。

初，长民富贵之后，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，跳踉，如与人相打。毛脩之尝与同宿，见之骇愕，问其故。长民答曰：“正见一物，甚黑而有毛，脚不分明，奇健，非我无以制之。”其后来转数。屋中柱及椽桷间，悉见有蛇头，令人以刀悬斫，应刃隐藏，去辄复出。又持衣杵相与语如人声，不可解。于壁见有巨手，长七八尺，臂大数围，令斫之，豁然不见。未几伏诛。

何 无 忌

何无忌，东海郯人也。少有大志，忠亮任气，人有不称其心者，辄形于言色。州辟从事，转太学博士。镇北将军刘牢之，即其舅也，时镇京口，每有大事，常与参议之。会稽世子元显子彦章封东海王，^{〔11〕}以无忌为国中尉，加广武将军。及桓玄害彦章于市，无忌入市恸哭而出，时人义焉。随牢之南征桓玄。牢之将降于玄也，无忌屡谏，辞旨甚切，牢之不从。及玄篡位，无忌与玄吏部郎曹靖之有旧，请莅小县。靖之白玄，玄不许，无忌乃还京口。

初，刘裕尝为刘牢之参军，与无忌素相亲结。至是，因密共图玄。刘毅家在京口，与无忌素善，言及兴复之事，无忌曰：“桓氏强盛，其可图乎？”毅曰：“天下自有强弱，虽弱易弱，正患事主难得耳！”无忌曰：“天下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。”毅曰：“所见唯有刘下邳。”无忌笑而不答，还以告裕，因共要毅，与相推结，遂共举义兵，袭京口。无忌伪著传诏服，称敕使，城中无敢动者。

初，桓玄闻裕等及无忌之起兵也，甚惧。其党曰：“刘裕乌合之众，势必无成，愿不以为虑。”玄曰：“刘裕勇冠三军，当今无敌。刘毅家无儋石之储，擄捕一掷百万。何无忌，刘牢之之甥，酷似其舅。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！”其见惮如此。及玄败走，武陵王遵承制以无忌为辅国将军、琅邪内史，以会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，南追桓玄，与振武将军刘道规俱受冠军将军刘毅节度。玄留其龙骧将军何澹之、前将军郭铨、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。无忌等次桑落洲，澹之等率军来战。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，无忌曰：“贼帅必不居此，欲诈我耳，宜亟攻之。”众咸曰：“澹之不在其中，其徒得之无益。”无忌谓道规曰：“今众寡不敌，战无全胜。澹之虽不居此舫，取则易获，因纵兵腾之，可以一鼓而败也。”道规从之，遂获贼舫，因传呼曰：“已得何澹之矣！”贼中惊扰，无忌之众亦谓为然。道规乘胜径进，无忌又鼓噪赴之，澹之遂溃。进据寻阳，遣使奉送宗庙主祐及武康公主、琅邪王妃还京都。又与毅、道规破走玄于峥嵘洲。无

忌进据巴陵。玄从兄谦、从子振乘间陷江陵，无忌、道规进攻谦于马头，攻桓蔚于龙泉，皆破之。既而为桓振所败，退还寻阳。无忌与毅、道规复进讨振，克夏口三城，遂平巴陵，进次马头。桓谦请割荆、江二州，奉送天子，无忌不许。进军破江陵，谦等败走。无忌侍卫安帝还京师，以无忌督豫州扬州淮南庐江安丰历阳堂邑五郡军事、右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加节，甲杖五十人入殿，未之职。迁会稽内史、督江东五郡军事，持节、将军如故，给鼓吹一部。义熙二年，迁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随义阳绥安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八郡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、持节如故。以兴复之功，封安成郡开国公，^[12]食邑三千户，增督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，加散骑侍郎，进镇南将军。

卢循遣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，舟舰皆重楼。无忌将率众距之，长史邓潜之谏曰：“今以神武之师抗彼逆众，回山压卵，未足为譬。然国家之计在此一举。闻其舟舰大盛，势居上流。蜂虿之毒，邾鲁成鉴。宜决破南塘，守二城以待之，其必不敢舍我远下。蓄力俟其疲老，然后击之。若弃万全之长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战，如其失利，悔无及矣。”无忌不从，遂以舟师距之。既及，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，而薄于山侧。俄而西风暴急，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东岸，贼乘风以大舰逼之，众遂奔败，无忌尚厉声曰：“取我苏武节来！”节至，乃躬执以督战。贼众云集，登舰者数十人。无忌辞色无挠，遂握节死之。诏曰：“无忌秉哲履正，忠亮明允，亡身殉国，则契协英谟；经纶屯昧，则重氛载廓。及敷政方夏，实播风惠。妖寇构乱，侵扰邦畿，投袂致讨，志清王略。而事出虑外，临危弥厉，握节陨难，诚贯古贤，朕用伤恻于厥怀。其赠侍中、司空，本官如故，谥曰忠肃。”子邕嗣。

初，桓玄克京邑，刘裕东征，无忌密至裕军所，潜谋举义，劝裕于山阴起兵。裕以玄大逆未彰，恐在远举事，克济为难。若玄遂窃天位，然后于京口图之，事未晚也。无忌乃还。及义师之举，参赞大勋，皆以算略攻取为效，而此举败于轻脱，朝野痛之。

檀 憑 之

檀憑之字庆子，高平人也。少有志力。闺门邕肃，为世所称。从兄韶兄弟五人，皆稚弱而孤，憑之抚养若己所生。初为会稽王骠骑行参军，转桓脩长流参军，领东莞太守，加宁远将军。与刘裕有州闾之旧，又数同东讨，情好甚密。义旗之建，憑之与刘毅俱以私艰，墨经而赴。虽才望居毅之后，而官次及威声过之，故裕以为建武将军。

裕将义举也，尝与何无忌、魏咏之同会憑之所。会善相者晋陵韦叟见憑之，大惊曰：“卿有急兵之厄，其候不过三四日耳。且深藏以避之，不可轻出。”及桓玄将皇甫敷之至罗落桥也，憑之与裕各领一队而战，军败，为敷军所害。赠冀州刺史。义熙初，诏曰：“夫旌善纪功，有国之通典，没而不朽，节义之笃行。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，亡身为国，既义敦其情，故临危授命。考诸心迹，古人无以远过，近者之赠，意犹恨焉。可加赠散骑常侍，本官如故。既陨身王事，亦宜追论封赏。可封曲阿县公，邑三千户。”

魏 咏 之

魏咏之字长道，任城人也。家世贫素，而躬耕为事，好学不倦。生而免缺。有善相者谓之曰：“卿当富贵。”年十八，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，贫无行装，谓家人曰：“残丑如此，用活何为！”遂赍数斛米西上，以投仲堪。既至，造门自通。仲堪与语，嘉其盛意，召医视之。医曰：“可割而补之，但须百日进粥，不得语笑。”咏之曰：“半生不语，而有半生，亦当疗之，况百日邪！”仲堪于是处之别屋，令医善疗之。咏之遂闭口不语，唯食薄粥，其厉志如此，及差，仲堪厚资遣之。

初为州主簿，尝见桓玄。既出，玄鄙其精神不隼，谓坐客曰：“庸神而宅伟干，不成令器。”竟不调而遣之。咏之早与刘裕游款，及玄篡位，协赞义谋。玄败，授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。桓歆寇历阳，咏之率众击走之。义熙初，进征虏将军、吴国内史，寻转荆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六州，领

南蛮校尉。咏之初在布衣，不以贫贱为耻；及居显位，亦不以富贵骄人。始为殷仲堪之客，未几竟践其位，论者称之。寻卒于官。诏曰：“魏咏之器宇弘劭，识局贞隐，同奖之诚，实铭王府；敷绩之效，垂惠在人。奄致陨丧，恻怆于心。可赠太常，加散骑常侍。”其后录其赞义之功，追封江陵县公，食邑二千五百户，谥曰桓。弟顺之至琅邪内史。

史臣曰：臣观自古承平之化，必杖正人；非常之业，莫先奇士。当衰晋陵夷之际，逆玄僭擅之秋，外乏桓文，内无平勃，不有雄杰，安能济之哉！此数子者，气足以冠时，才足以经世，属大亨数穷之运，乘义熙天启之资，建大功若转圜，翦群凶如拉朽，势倾百辟，禄极万钟，斯亦丈夫之盛也。然希乐陵傲而速祸，诸葛骄淫以成衅，造宋而乖同德，复晋而异纯臣，谋之不臧，自取夷灭。无忌挟功名之大志，挺文武之良才，追旧而恻感时人，率义而响震勍敌，因机效捷，处死不懦，比乎向时之辈，岂同日而言欤！

赞曰：刘生刚愎，葛侯凶恣。患结满盈，祸生疑贰。安成英武，体兹忠烈。舍家殉义，忘生存节。檀实棱威，身陨名飞。魏终协契，效绩扬辉。

【校勘记】

〔1〕玄将郭铨刘雅等袭陷寻阳 周校：玄传“郭铨刘雅”作“刘统冯稚”。郭铨时已归降，当从玄传。按：通鉴一一三与玄传同，周校是。

〔2〕桓山客 斟注：宋书刘道规、刘怀肃传“山客”均作“仙客”。按：通鉴一一三亦作“仙客”。

〔3〕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 宋本、殿本皆无“堂邑”二字，惟局本有，盖据通志一二九下及下何无忌传增入。今从之。

〔4〕将至建邺 李校：“建邺”疑“建昌”之误。

〔5〕自州郡边江 李校：“自”当从宋书作“其”。

〔6〕于是解悦毅移镇豫章遣其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 李校：宋书庾悦传作

“解悦都督、将军官移镇豫章”，移镇乃悦非毅。按：李校是。“毅”字当在“遣”字上，通鉴一一六可证。

[7]俄进毅为都督荆宁秦雍四州之河东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四郡诸军事 考异云：桓冲传称“司州之河东”、宋书刘道规传称“司州之河南”，则此四州下当脱“司州”二字。

[8]蒯恩 “恩”，各本误作“思”。今据宋书蒯恩传及通鉴一一六改。

[9]参军平西军事 李校：上“军”字衍。

[10]集船伐木 各本作“伐船集木”，今从殿本。

[11]彦章 安纪、元四王传作“彦璋”。

[12]安成郡 “安成”，各本作“安城”。周校：安纪及本传赞俱作“安成”，与地理志合。按：通鉴一一四亦作“安成”，今据改。

晋书卷八十六

列传第五十六

张 轨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骏 骏子重华

华子耀灵 灵伯父祚 灵弟玄靓 靓叔天锡

张轨字士彦，安定乌氏人，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孙也。家世孝廉，以儒学显。父温，为太官令。轨少明敏好学，有器望，姿仪典则，与同郡皇甫谧善，隐于宜阳女几山。泰始初，受叔父锡官五品。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，甚器之，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，乃美为之谈，以为二品之精。卫将军杨珧辟为掾，除太子舍人，累迁散骑常侍、征西军司。

轨以时方多难，阴图据河西，箠之，遇泰之观，乃投笑喜曰：“霸者兆也。”于是求为凉州。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。永宁初，出为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。于时鲜卑反叛，寇盗从横，轨到官，即讨破之，斩首万馀级，遂威著西州，化行河右。以宋配、阴充、氾瑗、阴澹为股肱谋主，征九郡男子五百人，立学校，始置崇文祭酒，位视别驾，春秋行乡射之礼。秘书监缪世徵、少府掾虞夜观星象，相与言曰：“天下方乱，避难之国唯凉土耳。张凉州德量不恒，殆其人乎！”及河间、成都二王之难，遣兵三千，东赴京师。初，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，郡人冯忠赴尸号哭，呕血而死。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，后为太尉庞参掾，参、贤相诬，罪应死，各引咏为证，咏计理无两直，遂自刎而死。参、贤惭悔，自相和释。轨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孙。永兴中，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，轨遣司马宋配

击之，斩拔能，俘十馀万口，威名大震。惠帝遣加安西将军，封安乐乡侯，邑千户。于是大城姑臧。其城本匈奴所筑也，南北七里，东西三里，地有龙形，故名卧龙城。初，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：“后城西泉水当竭，有双阙起其上，与东门相望，中有霸者出焉。”至魏嘉平中，郡官果起学馆，筑双阙于泉上，与东门正相望矣。至是，张氏遂霸河西。

永嘉初，会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，^[1]轨少府司马杨胤言于轨曰：“今稚逆命，擅杀张辅，明公杖钺一方，宜怨不恪，此亦春秋之义，诸侯相灭亡，桓公不能救，则桓公耻之。”轨从焉，遣中督护氾瑗率众二万讨之，先遣稚书曰：“今王纲纷挠，牧守宜戮力勤王。适得雍州檄，云卿称兵内侮。吾董任一方，义在伐叛，武旅三万，骆驿继发，伐木之感，心岂可言！古之行师，全国为上，卿若单马军门者，当与卿共平世难也。”稚得书而降。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，模甚悦，遣轨以帝所赐剑，谓轨曰：“自陇以西，征伐断割悉以相委，如此剑矣。”俄而王弥寇洛阳，轨遣北宫纯、张纂、马鲂、阴潜等率州军击破之，又败刘聪于河东，京师歌之曰：“凉州大马，横行天下。凉州鸱苕，寇贼消；鸱苕翩翩，怖杀人。”帝嘉其忠，进封西平郡公，不受。张掖临松山石有“金马”字，磨灭粗可识，而“张”字分明，又有文曰：“初祚天下，西方安万年。”姑臧又有玄石，白点成二十八宿。于时天下既乱，所在使命莫有至者，轨遣使贡献，岁时不替。朝廷嘉之，屡降玺书慰劳。

轨后患风，口不能言，使子茂摄州事。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龁以代轨，密使诣京师，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，图为辅车之势。轨别驾麴晃欲专威福，又遣使诣长安，告南阳王模，称轨废疾，以请贾龁，而龁将受之。其兄让龁曰：“张凉州一时名士，威著西州，汝何德以代之！”龁乃止。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。^[2]治中杨澹驰诣长安，割耳盘上，诉轨之被诬，模乃表停之。

晋昌张越，凉州大族，谶言张氏霸凉，自以才力应之。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。越志在凉州，遂托病归河西，阴图代轨，乃遣兄镇及曹祛、麴佩移檄废轨，以军司杜耽摄州事，使耽表越为刺史。轨令曰：“吾在州

八年，不能绥靖区域，又值中州兵乱，秦陇倒悬，加以寝患委笃，实思敛迹避贤。但负荷任重，未便辄遂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，是不明吾心也。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！”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诣阙，便速脂辖，将归老宜阳。长史王融、参军孟畅踰折镇檄，排阍入谏曰：“晋室多故，人神涂炭，实赖明公抚宁西夏。张镇兄弟敢肆凶逆，宜声其罪而戮之，不可成其志也。”轨嘿然。融等出而戒严。武威太守张琚遣子坦驰诣京，表曰：“魏尚安边而获戾，充国尽忠而被遣，皆前史之所讥，今日之明鉴也。顺阳之思刘陶，守阙者千人。”^[3]刺史之莅臣州，若慈母之于赤子，百姓之爱臣轨，若旱苗之得膏雨。伏闻信惑流言，当有迁代，民情嗷嗷，如失父母。今戎夷猾夏，不宜搔动一方。”寻以子寔为中督护，率兵讨镇。遣镇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喻镇曰：“舅何不审安危，明成败？主公西河著德，兵马如云，此犹烈火已焚，待江汉之水，溺于洪流，望越人之助，其何及哉！今数万之军已临近境，今唯全老亲，存门户，输诚归官，必保万全之福。”镇流涕曰：“人误我也！”乃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，诣寔归罪。南讨曹祛，走之。张坦至自京师，帝优诏劳轨，依模所表，命诛曹祛。轨大悦，赦州内殊死已下。命寔率尹员、宋配步骑三万讨祛，别遣从事田迴、王丰率骑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驴，据长宁。祛遣麴晃距战于黄阪。寔诡道出浩亶，战于破羌。轨斩祛及牙门田器。

遣治中张闳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、器甲方物归于京师。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，嘉遁遗荣；高才硕学，著述经史；临危殉义，杀身为君；忠谏而婴祸，专对而释患；权智雄勇，为时除难；谄佞误主，伤陷忠贤；具状以闻。州中父老莫不相庆。光禄傅祗、太常挚虞遗斩书，告京师饥匱，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、氈布三万匹。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封霸城侯，进车骑将军、开府辟召、仪同三司。策未至，而王弥遂逼洛阳，斩遣将军张斐、北宫纯、郭敷等率精骑五千米卫京都。及京都陷，斐等皆没于贼。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，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。太府主簿马飴言于轨曰：“四海倾覆，乘舆未反，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，必当万里风披，有征无战。未审何惮